

崔笼霞：人生至乐是读书



喜欢读书的崔笼霞。
图片由本人提供

“我是读书的受益者，少年时期读书，让我考上了理想的师范院校，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现在读书，让我工作顺利、身心愉悦……”在崔笼霞看来，读书不仅是获取知识的途径，也让她的人生更加饱满了。

小学阶段，因她喜欢读书，父亲经常会给她带回家几本《妇女生活》《青年文摘》《党的生活》等杂志。每次拿到手，她都把这些杂志一页页翻遍，细读每一篇故事、摘录文中的名言警句……这些杂志在她心里埋下了热爱读书的种子。

考上师范院校后，学校有图书馆，崔笼霞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交给了图书馆。她开始读《红楼梦》《穆斯林的葬礼》《平凡的世界》《年轮》等经典文学书籍。这些书带她走进更丰富多彩的世界，也点燃了她的文学梦想。

走进崔笼霞的家，齐整的大书房里摆满了各类书籍。“现在，足不出户就可抵达属于我自己的诗和远方。”崔笼霞说。读《小窗幽记》让她领悟到古人的处世哲学，读《围炉夜话》让她感受到安身立命的重要意义，读《瓦尔登湖》让她感受到梭罗朴素极简的湖畔生活，读《额尔古纳河右岸》让她看到一个游牧民族的变迁，读《万物有时》让她感受到淡泊通透的生活情趣……

“教师应该是有文化底蕴的人，引导学生爱读书读好书，是一名老师最重要的使命。”崔笼霞说，她坚持每天阅读，并跟学生分享读书的感悟和书中的趣事，引导学生爱上阅读；她也利用语文课，带领学生开展读书活动。比如，学习《祖父的园子》时，她会带学生了解萧红，读《呼兰河传》；学习《窃读记》时，她会带学生读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学习《草船借箭》时，她会引导学生读《三国演义》；学习《猴王出世》时，她会带学生读《西游记》……

崔笼霞还以推广读书为己任。她是漯河市首届“快乐暑假书香伴成长”公益直播讲书人之一。今年暑假，她自己先进行深度阅读，然后再以公益讲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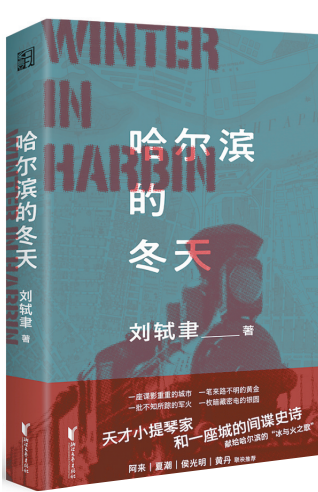
人的身份走进公益讲座直播间，完成了《野地上的麦子》等五本儿童文学书籍的在线阅读工作，为书香漯河建设助力。

阅读促进写作。这些年来，崔笼霞笔耕不辍，她的诗歌、散文、小说多次在报刊发表，也有不少文章发表在网络文学平台上。

“我最近在读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和乔叶的《宝水》。热爱读书的人都是幸福的人，因为除了拥有现实的世界之外，还拥有更为浩瀚也更为丰富的精神世界。”崔笼霞说，以书香为伴，做快乐的读书人是她的毕生所求。

书香润万家 奋进新时代

“全民阅读·书香漯河”推荐书目



《哈尔滨的冬天》 刘毓聿 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远东局势突变，共产国际的情报工作屡屡受挫，一枚包含绝密信息的银圆意外落入伪满情报机关人员手中。天才小提琴家、顶级特工高毅轩受委派，从莫斯科回到熟悉的家乡哈尔滨开展潜伏工作。在冰与火的考验中，高毅轩逐渐成长为真正的战士。与此同时，他还意外被卷入一场神秘的黄金争夺战……



《黄昏后》 杨知寒 著

杨知寒在她的这部小说集中讲述了十个故事，不同的人物，利落、传神地勾勒出一幅幅东北小城市井风情画，定格了某些动人瞬间，也剖开了人性的不同层面，在平实的描述中流露出克制的情感，以及跟生活的对抗与和解。不可否认，这样的作品是有清晰时代印记与地域底色的，但这样的作品同样有跨越时间和地域的力量。



《体面人生》 黄昱宁 著

这本小说集有一定实验性质，含四个用现在时写的故事与三个用将来时写的故事。首篇《十三不靠》讲述的故事是：男主角穿着过紧的精致西服参加校友聚会。三十年后，境遇天差地别；觥筹之间，人人各有所图。无法忍受这一切的他，终于在宴席上爆发……其后的几篇与此相同，勾勒出一段段体面人生，却又不断戳破“光鲜的表面”，暴露出下面的落魄与无奈……



《再见，星群》 王苏辛 著

书中刻画了本想学习驯鹰却被迫驯服、从猎鹰身上感受到自由与责任感的摄影师何婷，长久在外创业、借弟弟结婚的机会重新适应自己家人的柳毅，用写日记和与少年时朋友见面的方式来对抗“记忆粗糙症”的斯桑凯，执着于盖一间自己的房子却在城市化进程中节节败退的拾荒人黎姐等人物，在书中出现的这些年轻人，始终在努力辨识自己的路……



《黎明动物园》 黄蓓佳 著

本书是作家黄蓓佳首篇幻想题材的长篇小说。在未来某天的凌晨，邪恶的十字星联盟为抢夺稀有矿产资源攻入了高堡市，原本平静快乐的动物园卷入战争。园长戴安宁破釜沉舟，带着园内幸存的动物们迁徙到安全的地方。人类与动物踏上躲避战争之旅。作品描述了战争的残酷、人性的光辉和黑暗，带给小读者更为广阔的世界。



《猴子老曹》 叶广苓 著

女孩秀儿住在秦岭深处，这里有一群由猴王老曹带领的金丝猴。秀儿爸爸要在村里搞农家乐，还计划把这群金丝猴圈养在山坡上和游客互动……一张大网向猴群收拢，秀儿决心救助这些生灵。作家笔下的动物并非是人类凝视的客体，而是充满灵性和尊严的独立主体。作品通过对和谐生态美和人情之美的歌颂，探寻万物共生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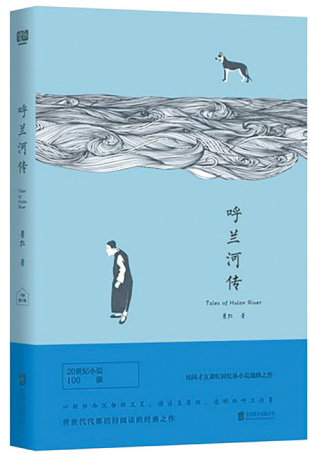
作家雷欧幻像读者见面会举办

本报讯（记者 尹晓玉）11月4日上午，儿童文学作家雷欧幻像莅漯，举办“侦探的诞生——雷欧幻像读者见面会”。我市为此次读者见面会的首站，500余名大小读者参加。

雷欧幻像是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墨多多谜境冒险（阳光版）》《不可思议事件簿》和《怪物大师》深受广大小读者的喜爱，并获得了多项荣誉。

活动在“侦探能力大考验”中拉开序幕，现场一个个小读者化身“大侦探”，在紧张、热烈的氛围中，激发自己的思维潜能，破解一道道推理谜题。

再读《呼兰河传》



■朱丹丹
最近，我又读了一遍萧红的《呼兰河传》。再读，仍然觉得很好。

我最喜欢的仍是萧红的语言。作为近现代作家，她的语言毫无艰涩之感，以短句为主，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刻画出一个个场景、一个人物。她的两篇文章入选了小学课本，一篇是《火烧云》，一篇是《祖父的园子》，都是从这部小说中节选出来的。

《祖父的园子》中这样写道：“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这样的园子我们都不陌生，但是这样无拘无束、生动活泼的语言，写出来可真爽呀。

她的语言里也常常有一种不动声色的讽刺。她写那户赶车的人家：“家风干净利落，为人谨慎，兄弟恭敬，父慈子爱。家里绝对没有闲人……”也正是这一户人家，逼死了小团圆媳妇。她绝不说他们这一家人多么虚伪和歹毒，她只淡淡地叙述，让读者自己去感受。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里的人物。戴着插满玫瑰花的草帽的祖父、可怜得团圆媳妇、愤愤不平的二伯、勤勤恳恳的冯歪嘴子……萧红可以通过寥寥几笔让人物立刻活起来。她在刻画冯歪嘴子的时候写道：“戴着他的四耳帽子，他未曾说话先一笑的样子，一看就是冯歪嘴子……冯歪嘴子坐在那里，似乎有话说不出来。右手不住地摸着椅垫子，左手不住地拉着他的左耳朵。他未曾说话先笑的左样子，笑了好一阵也没说出口来。”这是冯歪嘴子想向祖父借房子住的样子。他本就是个老实诚恳的人，此时更是因得不知从何说起了。她写戏台前有人大喊大叫地打招呼，若是有人让她们小点声，其中一个会骂出来：“这野台子戏，也不是你家的，你愿听戏，你请一班子到你家里去唱……”另外的一个也说：“哟哟，我没见过，看起来，都六亲不认了，说个话儿也不让……”

书里始终流淌的是一种哀婉的情绪。请神的人家跳完了热闹的大神后，她偏偏要写上一句：“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写粉房里的人唱着响亮的歌，她偏偏要写：“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了在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凄凉。”关于慈爱的、温和的祖父，她写道：“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呼兰河传》中，萧红的语言真诚朴素、人物真实丰满、情感真切凄婉，就像矛盾评价这本书时说的那样：“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虽然在读的时候始终能感受到呼兰河荒凉的土地上弥漫着痛苦和绝望的气息，不过想一想她后来的经历，还是为她至少有一个还算幸福的童年、一个疼爱她的祖父而感到欣慰。

读完之后，合上最后一页，心底涌上的感觉，就像她说的那样：“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又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女性可以为自己而活的时代，是多么幸福。

书香情怀

书里的旧时光

■七南
我在一本旧书里，翻到了一张学生时代的习作，写在稿纸上，题目是《我眼中的切·格瓦拉》，老师评语仅二字：特好。而现在，我眼中几乎完全没有切·格瓦拉，真是惭愧。重读文章，才渐拾对切·格瓦拉的记忆，像文中首段描写的那样：“他点燃了天边的朝霞，他融化了千年的黑夜，他战胜了虚假的繁华，他站起来永不倒下，他就是拉美人民爱戴的英雄，一个充满正义感的国际主义战士。”那时我的字体还很工整，不像后来那般潦草。

书是《中国现当代散文导读》，由我的大学老师袁勇麟主编。老师满腹经纶，举止儒雅。我2007年去福州上大学，读广电专业，散文导读是必修。时光快如闪电，转眼16年过去，老师好像永远不会老，在校网上看到他学弟的合照，竟还是老样子。

那时，我只谋求求学路漫漫，一心只想仗剑闯天涯。在离开校园后，尽管我工作努力，但人生似乎再没有过高光时刻。初生牛犊之年，天地不怕、神鬼不服，后来发现自己既无经天纬地之才，更无拔山超海之力，除了改变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渐渐的，我开始接受规则、接受平凡、接受衰老。

翻开这本书，扉页上写着四个名字：关韶霆、童昊森、夏如

烟、尹菁菁。那时，我在文学网站上写连载小说，他们是文章的主角。小说内容当然是狗血的青春虐恋。小说并未写完，因为我大学毕业就去了天津一家报社实习，工作琐碎忙碌，就无心再去编织别人的风花雪月了。这么多年过去，我写的小说早被网站下架，我从记忆之海打捞出它的名字——《爱情是一种微笑的荒凉》。我去百度检索，竟在词条上找到它的简介：“彼此互爱，谁许谁天荒地老？他倾尽所有的柔情，也未换取她最真的心。她到最后才发现：爱情，不过是一种微笑的荒凉……”

第60页是郁达夫的《故都的秋》，页眉处用荧光笔写着“漯河”二字，洋洋洒洒的草书。写下这二字的那一刻，我一定是想家了。“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我在这句话下面画线，在南方过秋天，总会想起颍河的水波，院子里的梧桐，玉米和墙头搭的红薯秧，十月我在家乡过秋天，我也会想起闽江的潮波，校园里的榕树、凤凰树和甘蔗林，钟楼的晚钟和音乐学院琴房的琴声……我是爱福州的，但我更爱漯河。漯河是生我养我的地方，福州是青春绽放的地方，是我的第二故乡。记得儿子看《福建寻宝记》一书时曾问我福州的佛跳墙好不好吃，我说好吃，并答应有机会了一定带他去尝一尝。

第179页，潘向黎《独立花吹雪》的结尾，写了几行诗：我走过的路上植满记忆的花香/只是我还不懂/什么是懂得/守望一地的寂寞不再有那个夏天的故事。记不清这是抄别人的句子，还是自己的创作，我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刻的心境大抵不悦吧！也许受了谁的伤，也许想起了哪个人，也许仅仅是为赋新词强作愁……很多年后，也有无数这样的时刻，我不再写下只言片语，只以沉默做结。

每一本旧书都是时光里的一个小驿站。这些或短或长的手记，是进入时光驿站的密匙。当我感到沮丧、疲惫的时候，只要打开一本旧书，轻抚这些手记，它们就能识别我，带我回到时光的驿站里，喝一杯茶、喘一口气……

读书引领人生

■樊树林
“家有钱财万贯，不如一卷书香。”小时候，我的家庭条件很是拮据，但父亲常用这句话教育我们姊妹几个。记忆里，那时父亲在村里的医疗所工作，尽管只有高中毕业，但在那个年代也算高学历了。

像许多普通百姓一样，父亲很希望我这个长子能多读些书，以便将来承父业。因此，在我上学之前，他便对我施以启蒙式教育。在父亲的熏陶和调教下，像《汤头歌》《脉曲》等我曾诵读了不少。不过，长大后我还是辜负了父亲的心意，没有像他那样成为“悬壶济世”的人。但我很感谢那段时光，是童年时的诵读培养了我读书的兴趣，也奠定了我扎实的文字功底。

喜欢读书，但我更佩服写书的人。在食不果腹的岁月里，能接触到书少得可怜。上小学时，除了读学校发的课本和一些连环画，我几乎没见过什么大部头的课外书籍。当时我曾想：如果有朝一日能够有一间自己的书房，能整日捧着厚厚的书读，那该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记得在12岁那年，邻居有个在云南当兵的亲戚回家探亲时捎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书是我梦寐以求的《铁道游击队》。我便死缠着他要借来读。他只好答应了我，但只能读3天，因为3天以后他就要赶回部队。3天就3天！但我还得去学校上课，怎么

怎么办呢？第二天清早，我便赖在床上向母亲哭诉说自己头疼。母亲没有办法，便托我的同学向老师请了一天假……我暗自得意，开始在床上捧着心爱的书读起来。就这样，我装了两三天病，囫圇吞枣地把700多页的《铁道游击队》看了一遍。

当时，我是在不求甚解的状态下读的，但书中刘洪、李正、王强等人物的形象却清晰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后来，阅读到三毛的《逃学为了读书》一文时，我才知道爱书的人大都有“逃学”这个毛病。一转眼，我就到了初中，那时正是武侠小说占据我们心灵的岁月。金庸、梁羽生等作家的小说成为同学们互相借读的主要书籍。初二的下学期，我从同学那里借到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但由于后面还有同学要看，仅有两天时间。为了尽快看完，在一次语文课上，我将《七剑下天山》小心翼翼垫在语文课本下面，语文老师在上面讲课时，我在下面品味小说里的“武侠世界”……没想到的是，即便这样，我还是被老师发现了。

每当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沏好一杯咖啡，走进一本书所构建的世界的时候，我都非常满足和惬意。我知道，这所有的美好都是书带给我的，不懂得对书感恩，怎么能行呢？

